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 2021年市场档期的布局要及早安排

■文/赵军

2021年的电影市场将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分水岭,这是经历了去年的停摆而备受打击的整个产业能否迎接严峻考验、逐渐走上正轨的关键时刻。我们仅就发行方面的相关信息对此作一谨慎的分析,除了必须与疫情、抗击疫情常态化共存这一考验之外,2021年的电影发行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特点。

第一是档期因素出现了高度的集中。马上迎来的是春节档,这个没有惊奇,相反院线正等待于此一击,都在跃跃欲试。由于留在当地过年的人较多,一线二线城市的影城都比较乐观,就看发行供应的节目能否达到预期,因为影城希望这一次收入起码要能够支撑后面半年的成本。我们对每一部出击的影片都期待满满,院线影城在“严阵以待”。

档期因素的关注集中在献礼片是否会扎堆的问题上。2021年是中国建党百年纪念,从上到下目前掌握到的信息,影片准备超过百部,最终在7月前上映的也许会有三四十部。当然有的会很客观地只是重点放在立项省份当地,但题材宏大、投入不菲、期望值高的影片不在少数。这次的创作生产影片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超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第二是同类题材集中。除开春节档看到的不同题材之外,全年已经出现题材非常集中的现象。作为特殊的一年,固然能够理解,但是宏观上的理解不能等同于微观上尊重市场的要求。而尊重市场还有对于消费者如何接受的客观评判。市场规律有着“物以稀为贵”的特点,如何让全年的献礼片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与安排,是今年产业能否做到精细化安排的一个考验。

在同类题材当中,投资高低造成影片的体量和质量悬殊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中小成本影片居多,是产业投资特性决定的。投资成本会带来电影艺术水准的差距,但不等于中小影片就没有价值。今年投放的中小成本影片大多数是巧用心思、努力追求、值得尊重的。同类题材的不同角度呈现,使得今年的红色题材影片有异彩纷呈的表现,而保护好它们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帮助它们找到好的市场出口。

如果同类题材过于集中投放,在短时间内,就会如同庞大军团被挤压在狭隘山谷之间,后果不堪设想。一定会有某些影片脱颖而出,但中小投资规模的作品会更多,这些影片由于题材上不占优势,在挤压严重的档期内是可能会变成“炮灰”的。因此必须研究集中投放节目对于中小影片的关注问题。多部中小类型影片的命运加起来就是行业的整体现象,不能大意。

第三是今年会出现各地纷纷出台“红头文件”的现象。一方面它会将各地的市场资源分流,一方面它也能够促成各地的积极竞争,以往都有各省分别很高票房的影片,这一回很多省、市委宣传部都会亲自扬鞭催马,国家层面的红头文件又与地方上的文件分别不同力度,产业的市场化努力一定程度上又要变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了。

频繁地依仗文件作为中国特色的电影市场的招式今日不是妥善的办法,尤其是某些本身质量不逮的电影,打着献礼片旗号四处掠夺票房,还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即外省一些好的影片就无法进入本省市场。并且红头文件的购票行为基本是公费消费,公费就有一个公权力使用的问题。即改革到了今天,公费而不是所有社会人群都能享受,只是某些单位享受,处理这样的事情就需要慎重。

毋庸置疑,2021年的市场摆脱不了红头文件,它的存在使得社会的产业现象有着深刻的二重性背

景,而且它会长远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影响创作人员的思想自由和艺术风格发挥。这就是现实,在这种现实面前,各种思考和深刻的尝试都会在创作者中间发酵而思想重新出现配置。但是电影创作的多元格局已经难以动摇,这是因为时代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思想者们的天性会在时间的磨砺下更加广阔而强悍。这是后话。

在已经来得十分紧迫的系列档期面前,2021年整个发行工作的安排将给全行业发放以下需要回卷的试卷:对全年重大影片的行情的掌握吗?各地在组织重大影片的进程中是否顺利?哪几部重大影片目前比较成熟?各级主要突出把握影片大约的流程时间可否错开?中小影片当中的佳作成色如何?全年的主要档期安排以及发行操作,对于大中小重点影片有没有基本思路?

对于全年重点献礼片的宣传传可以开始启动,不单单为及早预热,更为推动各影片尽早布局发行。须知目前中国电影弱在发行,发行弱,则很多中小影片就难以找到出路。尤其是在同类题材主题集中上档的今年,做活、做细发行也许比排映更加重要。排映拿场次固然是一部影片的“生门”,但是这只是“to B”的工作,对于观众而言,发行需要更加到位的“to C”的推广。

对于绝大多数影片,关键在于营销推广,所以及早促使他们开始布局,关心他们在宣发上的困难,就是题中之义。根据已经掌握到的情况,对全年重大影片分别排档应该现在开始考虑。如果可能,建议整个重大题材影片的上映应该拉开“五一”、“七一”、“十一”三大档期,辅之以年底再做一次补充,务必使各优秀影片不存在过分竞争的情况,而各自都得以发挥最大价值。

有的影片要帮助其提前投放,而且一定要安排确有市场号召力的影片敲开整个献礼活动的“开门红”,使得献礼上映活动的舆情饱含胜算、推波助澜。各级电影主管部门不能够对献礼影片的宣传上映持官僚主义态度,要更早地介入到制片和院线之中,安排调配地方资源和发行资源,策划点线面上的推广活动,在信息传播上、活动组织上、舆论扶持上,充分支持制片和院线的沟通、合作。

主管部门在这次上映活动中既要当指导单位,也要当领导单位,既要在后面推动,也要在前面带动,在全国地域排名上哪怕最后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变动,都应该视作基层主管部门工作业绩的检验和嘉奖。出佳片,出票房,出创新的力度,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电影产业最大的奖赏。希望2021年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出现一个相互对标、相互竞赛的行业热潮。

最后我们回到市场的平台上,还是要鼓励院线和影城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必须把今年这个机会拿稳了。电影产业的持续发展要有持久战的准备,扛过今年,就分得出谁还在,谁优秀,谁没有机会继续存在于这个行业。不管是租金、人力成本、设备折旧和影片分账,影城的收入都是第一位的。有了它就有别的。所以首先要对于全年的重大档期和重大影片做好“作战计划”,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一再错失良机。

一部影片就是一部影片的机会,一个周末就是一个周末的机会。院线要逐月、逐半月分析档期和影片行情,要发现懂得使用互联网思维和手段做好院线、影城、影片推广的年轻人,培养和使用他们,让他们在这次机会很多的集中的档期中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开创电影市场的新局面。让我们以迅猛启动、真抓实干的努力,真正告别难忘的2020年。

《吉祥如意》是一部在形式上比较特殊的影片。全片由“吉祥”和“如意”两部分组成,“吉祥”是独立成片的剧情短片,曾参加电影节展与放映;“如意”是关于“吉祥”制作过程及部分映后的记录,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幕后花絮。“吉祥”与“如意”在片中分别出标题,又在片尾处汇总为完整片名。但不不管是“吉祥”还是“如意”,当它们被命名为一部完整的剧情片《吉祥如意》时,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封箱处理,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

实际上影片所要展现的矛盾冲突比较清晰。“吉祥”是关于家中老三王吉祥去处问题的矛盾,这一矛盾尽管仍然延续在后半部分的“如意”中,“如意”却更着力于呈现关于虚构与真实的矛盾,包括两个层面——扮演的丽丽与真实的丽丽、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生活——的矛盾。

但所有的矛盾在影片中都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导演大鹏只是通过人物的状态、对话、访谈将问题抛出来,提供了一个相对敞开的面向。我认为这部影片的实验性恰恰来自于此,即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而套娃结构只是形式上的辅助。观察的逻辑正是生活的逻辑,因为生活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沉浸式的丽丽/刘陆提供了一种在面庞痛苦时的表演方案,有恐惧、有泪水、有显而易见的崩溃时刻;但真实的丽丽在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在语言形式的探索中一再变身,但因为其影像表达对于文化属性与身份焦虑的敏感与自觉,他的电影又极具作者电影的辨识度:寓言式的简约与直接、视觉符号的日常性与思辨性、复调结构的荒诞与包容等等。解读他的电影,往往理性的快感大于感性。特别是他的创作还有着跨媒介的身份,藏语与汉语,文学与电影,需要不断地转化,增加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新片《气球》却第一次令人感觉到了不同,不是因为它比以往作品混入了更多的人物关系,不是因为摄影风格第一次转换为以手持长镜头为主,还明显加强了叙事节奏,也不是指以往影片中边缘的、功能性的女性角色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的表达。

最大的不同是,尽管《气球》依然保持了时代与地理的文化标记,依然借人物的两难困境抛出了现代性的文化焦虑,却以令人动容的慈悲态度,描摹出人类最质朴的生命价值感陷入深渊前的样子。其实,如何看待生命,决定了我们的样子,决定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气球》虽然借的是藏传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传达的却是最朴素的家庭伦理。

## 测纸电影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里往往生出一一种可以命名为“测纸电影”的叙事形态。从短片创作开始,他每一段影像叙事的灵感来源里都会出现一个现代媒介物、一个文化外来材料,或者是一件借外来文化重新命名和确认价值的藏地物件,可以是艺术品,可以是稀有动物,在一个无可避免

# 《吉祥如意》： 真真假假与导演大鹏

■文/雷晶晶

生活的淬炼中,语感逃避才是麻痺痛苦的解决之道。导演并没有在两种美丽的反应中做出选择与道德倾向,他只是将所有的境况都一一陈列出来,讨论与建立判断则由观众自行完成。陈列也有不尽完美之处,比如葬礼、风俗等场景在一定程度上被景观化,与主题的联系相对不够紧密。

但大部分的观察视角是高度自觉的。除了内容层面,影片的后半部分也在不断强调观看行为本身: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时刘陆观看银幕的面孔,大鹏观看银幕的背影,现场观众的观看;“如意”中观看拍摄现场的监视器,尤其是真实的丽丽、二大娘对监视器中影像的观看……导演既利用观看来建立/拆解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影像的边界,也企图通过表现观看行为来建立观看本身的意义。

“纪录性”是“吉祥”与“如意”的最大公约数,但作为一部被标注为剧情片的电影,《吉祥如意》中所发生的事件真假掺半。在“吉祥”中,除刘陆扮演的丽丽外,其他所有人都扮演自己。而到了“如意”,丽丽和大鹏也开始恢复身份。人物关系、家庭空间、老人的身体状态、王吉祥的反映等等都是真实的,人物出场自带设置。但影片本身也毫不掩饰造“假”,造“假”既是一种结构性操作,比如假丽丽的设置;也在某些时刻为生活制造诗意,比如真实

的时刻介入到藏地人群里,渗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中,犹如一张张文化测纸,一次次显影着传统价值和信仰在人与人之间、在个体精神世界的松动、浸染和改写。《静静的嘛呢石》是电视剧集《西游记》,《老狗》是“宠物藏獒”,《塔洛》是现代公民身份证,《气球》中就是避孕套。

橡胶避孕套的批量生产直接改变了人类的家庭结构、女性地位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对于生育的控制权和生命观。在它出现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种改变写入了各种历史档案,当然也包括个体家庭中。《气球》中的避孕套不是夫妻俩自行购买的,是特定时代优生政策的福利派发。避孕套不仅涉及人口控制,强行进入生活日常后,还涉及性关系和它引发的文化表述。《气球》因避孕套,重新整理和规定其中的孩子、老人、丈夫、妻子、邻里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影片第一个镜头通过白色避孕套看天空、羊群与家人,指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影片叙事非代表孩子的视角,而是指一个借错误媒介材料(非生命的)看待生命事宜的叙事开端。

影片中妻子卓嘎比丈夫达杰更在乎避孕套的使用,但在对于此物的文化表述却有着更强的羞耻心。这种对于生育与性的两极态度,与最后两难抉择直接相关。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个女性,女医生和妹妹都比她一致。性与生育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福利之一,当然也是伦理困境的来源之一。所以导演没有对人物进行价值判断,而是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推进速

度越快,媒介与材料生产越频繁,文化测试力度就会来得越猛烈,直至严重干扰和快速刷新人类的文化结构。所以“测纸电影”的叙事空间并不适用于工业与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测不好就会成为蒸汽朋克电影。一石激起千层浪,只能发生在传统价值尚能保持水波微澜的慢社会形态中。

## 复调共振

《气球》的叙事结构非常特别,呈现为一种并不突出的两段体结构,以爷爷的突然离世为转折点。万玛才旦善于复调叙事,早期比较写实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都采用了复调结构。尝试了《塔洛》的寓言体叙事和《撞死了一只羊》的心理镜像叙事之后,《气球》综合吸收了以上几个形态,形成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复调共振体”。当然,这种结构形态是跟影片涉及的生命观的文化命题相联系的。

《气球》前半段采用了复调结构:爷爷与孙子的生命轮回线、达杰的种羊线、卓嘎的避孕套线以及阿尼与男教师线并行发展,乃至前半段的超现实段落也显得可有可无。爷爷的存在犹如“静静的嘛呢石”,代表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凝聚着家人。爷爷的离世,将所有的内容收缩到“生命问题”上来,并且打结了卓嘎一人身上。这个在影片构图中总处于边缘的贤良温顺角色,在后面的故事里,主宰了所有人的情感。羊与人构成什么样的隐喻关系,和睦家庭的寓言成立与否都掌握在卓嘎的决定上,而她与妹妹的镜像式补偿心理也左右着她

的处理方式既可以把握熟悉的内容进行作者化表达,也能够将创作成本控制得相对较低。但对于离开家乡十几年,已经创造过十亿电影票房的大鹏来说,他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部影片?

全片最后出现的家庭录像可以视作对上述问题的解题思路,而实际上这一不足两分钟的家庭录像是全片唯一不产生“真实”质疑的部分。录像的左下角时间显示为2008年2月9日,这是那一年的大年初三,全家团圆的时刻。而正是在这一年,大鹏作为男二号首次参演电影《完美新娘》,此一年成为大鹏的“电影元年”。在家庭录像中,除了年轻时的三舅与身着大红毛衣精神矍铄的姥姥之外,一个偶然闪过的身影不容忽视——从镜子中映出的、举着DV的青年大鹏。这个自那时起就有着记录冲动的镜中青年,与三舅、姥姥的身影一起,被困在一段关乎记忆的影像当中,成为全片的“刺点”,它既是对逝去不可回返之时光的回溯,同时也呼应了那个想要记录现实生活的电影初心。在此一意义的层面,我认为《吉祥如意》的创作正是大鹏对家庭录像这一“原初场景”的重建,是对拥有电影梦想的镜中青年年的告慰,影片在心理功能上达成了“毕业作品”或是首部长片的效果,大鹏也完成了对自己导演身份的一次明确指认。

雷晶晶

非常能理解万玛才旦在访谈中之所以否定了角色占比出于女性主义创作尝试。因为四条线索,恰恰指向了生而四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与爱别离,包含了对生命的全部态度。卓嘎,如果选择流产出家,不会真的放下世间牵挂,只会因此对孝顺长子江洋、对一心爱家的丈夫、对逝去的慈惠老人带来伤害,从而令她的余生丧失对待生命的坦然。影片中只有一个人物支持卓嘎的手术,就是周措大夫。她列举的理由,除了罚款给家庭带来压力,更重要的是她以时代改变为由,提出了新的价值伦理,也即:咱女人不是为生孩子才来世上的,我就一个孩子,除了自己轻松,孩子还能受到好的教育。这种以否定生命力和自我牺牲为前提的价值观念,应该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女性主义。

红色是藏地的颜色,象征着火、生育、给予与希望。在影片前半段中呈现为卓嘎的服饰、爷爷的酥油灯、阿尼夺书的灶火、孩子哨子上的红线、种羊的红布等等,人物关系在这些红色元素里呈现为一种流动的、相互给予的积极性。爷爷去世后,白色元素原来越多,呼应着白色避孕套的非生命动机,出现了医院里的纯白母羊、达杰的白帽子和水瓶、卓嘎的白毛衣、分隔父母之间的白毛皮,象征着卓嘎内心的空虚、不安和迟疑。结尾的红气球是影片的创作起点,红气球从小孩手里脱落,飞向天空,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抬头看到了它。在红色元素丧失之后,导演依然希望通过这个超现实段落呼唤初心,为众人带来内心的希望和抉择的勇气。